



不开追悼会,不设灵堂,让他安安静静地走

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

本报讯 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宣布,我国著名红学家、古典文学专家、诗人、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5月31日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,终年95岁。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,新中国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人,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。周伦玲说,按照父亲遗愿,不开追悼会,不设灵堂,让他安安静静地走。

周汝昌自幼喜文慕学,丝竹粉墨,无所不涉。学程至为坎坷,中经多种灾难。治学以语言、诗词理论及签注、中外文翻译为主;平生耽吟咏、研诗词、赏析、理论皆所用心,并兼研红学。一生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,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

(新媒)

中,其中《红楼梦新证》是第一部,也是代表作。这部著作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,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。

2005年,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《我与胡适先生》,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《红楼梦》所进行的学术探讨,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。“一介书生总性呆,也缘奇事见微怀。岂同春梦随云散,彩线金针绣得来。”又诗曰:“聪明灵秀切吾师,一卷《红楼》触百思。此是中华真命脉,神明文哲史兼诗。”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,道出了他一生与《红楼梦》之缘。

(新媒)



人物简介

周汝昌,本字禹言,号敏庵,后改字玉言,别署解味道人。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,是我国著名红学家。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、中文系研究院毕业,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、四川大学外文系,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,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顾问。他还是古典文学研究家、书法家和诗人。他评注的《范成大诗选》、《杨万里选集》和《书法艺

术答问》为学林推重;1953年出版的《红楼梦新证》被誉为“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”。

第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,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国韵文学会、中国楹联学会、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,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、《红楼梦学刊》编委。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


○著名学者追思红学泰斗

梁归智:是中华文化的损失



记者:周汝昌逝世给学界带来什么样的损失?

梁归智:周汝昌不仅仅是个红学家,还是中华文学家。他的逝世是中华文化的损失。老人家年事已高,我们也只能节哀顺变。但是他留给后人的中华文化本体性的研究方式仍泽被后世。

记者:与周汝昌有什么交往?在您眼中,他是怎样的人?

梁归智:周先生是一个“解味

道人”,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。我觉得用两个词语可以形容他的形象:“痴人”和“赤子”。他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,为红学发痴,为人单纯。

记者:您觉得周汝昌一生红学研究的成就有哪些?

梁归智:周汝昌先生使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真思想、真艺术大白天下。有了周汝昌的研究,读者才理解了真正的《红楼梦》,而不是被原来真假合一的《红楼梦》所

蒙蔽。

记者:您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?

梁归智:他为人很率真。有些人把他想象得很狡猾,这是误解。他性情天真,对后辈们都热情无私地支持和帮助。最后我想说,周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红楼梦,他的一生是值得的。

梁归智简介:中国当代红学家、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红学学会理事。

刘心武:红学界损失非常大



新浪文化:周汝昌逝世给学界带来什么样的损失?

刘心武:周汝昌先生的去世对红学界损失非常大,他是近代红学的开拓者,在向读者推广《红楼梦》方面成绩斐然。他的著作,如《红楼十二层》不但具有学术性,对读者更可贵的是具有可读性。

新浪文化:与周汝昌有什么交往?在您眼中,他是怎样的人?

刘心武:周先生是一个生活

清贫的人。我去过他的家,家里家具是旧的,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,但是他乐在其中——研究红楼梦时时有心得,年年有新书出版。他是一位把一生献给“红楼”的老人和学者。

新浪文化:您觉得周汝昌一生红学研究的成就有哪些?

刘心武:周汝昌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在红学作者研究方面,周汝昌先生的《曹雪芹传》不但在汉语阅读圈影响极大,在外

语世界同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,全球无人超过。在红学版本研究方面,他的十卷本《石头记会真》也价值深远。

新浪文化:您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?

刘心武:他对于所谓“外行”、“业余研究者”的包容和支持是我最感激的。是他用肩膀扛着,让我进入了红学研究领域,他是我的恩师。得知他逝世的消息,我非常悲痛。

邓遂夫:将一生都献给红学



对周汝昌的人品,红学家邓遂夫很是敬佩和尊敬,“周先生对年轻人十分扶持和爱护。不像有些名家,看不起年轻人,总觉得年轻人不行。”邓遂夫说周汝昌为人低调,一生都在做学问。“90多岁还一直在写作,每年都出新作。他的去世,一方面可以说是因为身体不好,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累死的。他真的是一心一意都扑在学问上,是中外唯一一个将一生都献给红学的学者,简直创

造了学术界的奇迹。”

邓遂夫介绍说,周汝昌从学生时代开始,发表的第一本书就引起很大轰动,“一时洛阳纸贵,一个季度连印三版。当时在台湾的胡适都连加赞叹,称周汝昌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弟子,‘才华很高’。”

在邓遂夫看来,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贡献不仅表现在著作等身上,还具体体现在对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、时代背景有全方位的研究、版本研究、对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

性的探索研究,红楼梦八十回后探佚研究上。“抛开他红学观点的争议性,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,他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参考意见。”

“在中国文化其他方面,书法功底深厚,背临的《兰亭集序》漂亮极了。诗词尤其是格律诗和古风写得很好。”邓遂夫说,“在我看来,周汝昌不仅是个文学大师,还是个国学大师。他的逝世是红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。”

一卷《红楼》触百思

——周汝昌的红楼情怀

1947年,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《红楼梦》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,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《红楼梦》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,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,他嘱周汝昌查证。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,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《咏芹诗》。兴奋之下,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,并在《天津民国日报》副刊发表。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,自此,胡、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《红楼梦》,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据周汝昌回忆,围绕《红楼梦》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,除1封遗失外,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。

2005年,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《我与胡适先生》,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《红楼梦》所进行的学术探讨,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。

“研红”路上与另一位大文学家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。那是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,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。其中,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,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: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自谁手;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“程乙本”的过失;第三是有人大言“甲戌本”是个晚出的本子,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;第四是愿听他对“己酉本”的看法。

(光明)

耄耋之年

再提红学新观点

2009年,已经91岁高龄的周汝昌推出了他耗时60年的百万字作品《石头记周汝昌校订批点本》。

观点1 “木石姻缘”指“宝湘”

周汝昌在书中提出了有关《红楼梦》结局的新观点。黛玉逝世后,宝玉与宝钗成婚,宝钗早逝,湘云沦为乞丐,与宝玉相遇成婚。所以,宝湘才是故事之主。世人都以为,这木石姻缘是指宝玉与黛玉的爱情,其实是指宝玉与湘云。因为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续弦李氏,即“贾母”。湘云的原型也是李家的姑娘,李字带了一个木字,木石姻缘说的应该是湘云。

观点2 脂砚斋是曹雪芹妻子

周汝昌认为脂砚斋是女性,是从其大量的评语中所流露透露的女性口吻和心态看清楚这一点的。他认为脂砚斋与作书人曹雪芹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周汝昌判明曹雪芹与脂砚斋夫妻协力合作,亦创作亦评点,合作完成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一书,而脂砚斋的评点正是《石头记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观点3 贾宝玉乃假,甄宝玉是真

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周汝昌认为贾宝玉并非神瑛侍者,而是个冒牌的。真的神瑛侍者乃是书中的甄宝玉。

(现代)